

■西方哲学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

易 晓 波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易晓波(1971-), 男, 湖南新宁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讲师, 主要从事德国哲学研究。

[摘 要] 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体现在三个层次: (1) 广义的知性, 指广泛运用于理论、实践、甚至审美领域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 包括(广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 (2) 较狭义的知性, 指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 包括理论运用中的狭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 (3) 最狭义的知性, 指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统觉。

[关键词] 康德; 知性; 高级认识能力; 纯粹统觉

[中图分类号] B51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6-0756-05

尽管“康德是最早明确地提出知性和理性的区别的人”^[1](第 126 页), 但他自己对“知性”概念的运用, 正如对“理性”概念的运用一样, 是有歧义的。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往往要依据具体的上下文关系才得以确定, 有时即便如此, 要弄清它的真实所指仍是煞费周章。而对于知性概念的这种歧义性, 国内外康德研究专家虽偶有提及, 但仍缺乏深入的分析 and 准确的把握。本文试讨论之, 抛砖引玉, 以求教于大方。

一、广义的知性: 广泛使用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

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结尾, 康德说: “人类知识有两大主干, 它们也许来自于某种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基, 这就是感性与知性, 通过前者, 对象被给予我们, 而通过后者, 对象则被我们思维”^[2](第 21-22 页)。对于这里与感性相对、作为人类两大主干认识能力之一的所谓“知性”, 我们可以与该书“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中的一句话对照起来理解。在那里, 他说, “我们在此满足于完成我们的工作, 就是只把一切知识的建筑术从纯粹理性中构想出来, 并且只从我们知识能力的普遍根基从中分权而生发出两条枝干的那一点开始, 这两条枝干之一就是理性。但我在此所谓的理性是指整个高级认识能力, 所以我以合理的东西与经验性的东西相对立”^[2](第 631 页)。这里, 同样是与感性相对、并一起构成从人类认识能力的普遍根基中生发出来的两条枝干的却是“理性”。从这两处文字的相似性可以判定, 前者的“知性”与后者的“理性”所指是基本一致的, 即整个高级认识能力。而理性具有思辨的和实践的一切兴趣^[2](第 611-612 页), 因而在康德通过建筑术对哲学所作的分类中, 形而上学部分就既包括了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自然形而上学), 也包括了它的实践运用(道德形而上学)。所以,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知性, 它就既能运用于理论认识, 也能运用于道德实践。

这个涵盖了思辨的和实践的一切运用的一般知性, 在 1798 年出版的《实用人类学》中得到了明确表达。康德说: “知性, 作为思维能力(用概念表象事物)也被称为高级的认识能力(以区别于低级的认识能

力,即感性)”;“但知性一词也是在特殊含义上来理解的,因为它原来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和另外两个部分一起被隶属于一般意义的知性之下的,所以高级认识能力(质料上的,也就是不仅就本身来看,而且被看作与对象的知识相关的认识能力)是由知性、判断力和理性所构成的”^[3](第84页)。“当知性一词被看作是关于一般规律的认识能力(因而是运用概念的),以至于包括整个高级认识能力时,那么这里的规律……仅仅是指自己所定的规律”^[3](第86页)。而在广义的或一般意义的知性之下来谈各种具体的高级认识能力时,康德说:“如果说知性是发现规则的能力,判断力是发现那属于这规则的特殊情况的能力,那么理性就是把特殊事物从普遍的东西推导出来,因而按照原理和必然性来设想特殊事物的能力。所以也可以把理性解释为根据原则作判断和(在实践的考虑中)采取行动的能力。”而判断力“这种能力只是着眼于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适当的,以及什么是应有的(在技术的、审美的和实践的判断力上),它不如那种扩展性的能力光彩夺目,因为它仅仅涉及健全知性方面,并在健全知性和理性之间建立联系”^[3](第88页)。这里由于作为具体高级认识能力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分别能运用于认识、审美和道德实践领域,作为它们总体的一般知性就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基础。这个一般意义上的知性,康德将之定义为思维能力,即用概念表象事物的能力,它能自发地产生表象、自定规律并认识这些一般规律。古留加发现并整理了康德的一封晚期(1790年《判断力批判》出版以后)信件^[4](第297-298页)。在这封信中,康德把我们的认识能力(我们先天的素质,生而固有的形而上学)划分为两个方面或领域,知性方面就其广义而言即是思维能力,直观方面即是简单的感觉、知觉能力。其中知性方面包括:知性,即认识概念、构成概念、联结直观的能力;判断力,即把概念具体运用于个别情况达到与知性规则相一致的能力;理性,即从一般推论出个别的能力,即按照根本原理进行思维的能力。古留加认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是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三大支柱”,分别构成科学、艺术文化和道德观领域的基础。自然,一般知性使它们构成一个体系,从而可以一般地运用于各领域。在这里,包括理性(和判断力)在内的知性和与理性(和判断力)区别对待的知性处于两个层次之中,或者说,后者是作为一般认识能力的典型代表而上升为一个共名(即前者)的,因为康德在涉及认识能力时最看重的就是发现规律和运用概念(作判断)的能力。

上述两段所引康德的论述,基本上出自其晚期作品,此时他的批判哲学体系已经完成,他对一般认识能力的看法也已经成熟稳定,这些论述可以算是对其批判哲学基础的一个简单总括。在康德那里,这种最广义的知性是自发的思维能力,即自发地产生表象、发现规律和运用概念的能力,它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础。最广义的知性包括特殊地理解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后面三者既可看做认识领域内的一个划分,亦可看做认识、审美和道德实践领域的划分。这表明,康德是自觉地把他的整个批判哲学建立在知性之上的。“知性”就是最广义的“高级认识能力”,这里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甚至包括“类比”和“象征”的知识(目的论)。就此而言,康德尚未摆脱近代认识论的基本立场。尽管如此,康德也不是完全接受了近代唯理论的知性概念,而是对之有所改进,即追溯到这种能力的“自发性”根源,从而使传统的逻辑理性从形式逻辑提升到“先验逻辑”。

二、较狭义的知性:理论理性或理论运用中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

当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包含了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各具体高级认识能力的一般知性,主要还是理论认识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是包含所有在其思辨运用中的高级认识能力的知性。从文本的逻辑看,在《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导言中,所谓作为“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说认识的自发性”以及“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的知性^[2](第52页),就是与感性相对的一般知性,但只是就其思辨运用而言的,即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在这层含义上,知性是整个先验逻辑的对象,正是先验逻辑将知性划分为狭义的、作为理论认识能力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与此相对应,先验逻辑中分别关于这种次属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的学说,就是概念分析论、原理分析论(二者统称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但因此又

可统称为纯粹知性的逻辑,所以先验分析论无非是研究纯粹知性认识之诸要素和思维对象所不可或缺的原则(纯粹知性的诸概念和纯粹知性的诸原理),是真理的逻辑;先验辩证论则在于批判纯粹知性的辩证运用,保护纯粹知性,防止诡辩的假想^[2](第 58~59 页)。

这种先验逻辑的理念依据的是对传统形式逻辑(普遍逻辑)的类比,形式逻辑是康德建立其先验逻辑的出发点。在康德看来,形式逻辑包含了思维的绝对必然的规则,是一般知性规则的科学,但这个知性不是作为认识能力的知性,而仅仅是作为思维活动自身而与任何对象无关的知性。因此,形式逻辑是抽掉一切知识内容,抽掉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不管知识的来源,无视对象的差别,“只考察知识相互关系的逻辑形式即一般思维形式”,“只是按照知性在思维时据以在相对关系中运用表象的那些法则来考察这些表象”^[2](第 54 页)。但知性作为认识的思维能力,是把感觉表象置于规律之下的能力,这需要另外一种逻辑(先验逻辑)来先天地规定它与对象的关系。先验逻辑并不抽去知识的全部内容,但仅仅只留下起源于知性的纯粹知识,因而只包含对一个对象的纯思维规则,涉及知识的先天可能性。由于知性不能直观,必须依赖于感性直观提供的对象,所以“这种纯粹知识的使用的基础、即其使用的条件是:它可以应用于其上的对象是在直观中给予我们的”^[2](第 58 页),否则它就是完全空洞的。在康德看来,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虽然司职不同,但却都是同一个知性的规则,前者规范知性认识对象的活动,后者规范知性自身的思维活动,二者必然有内在的联系;前者研究知性活动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后者研究知性活动的一般思维形式。因此,康德认为,迄今发展比较完善的形式逻辑就为先验逻辑的规划提供了类比的榜样,从形式逻辑的要素的划分也可以类比于知性这种高级认识能力的划分。“普遍逻辑是建立在一种与高级认识能力的划分完全精确的规划之上的。这些能力就是: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因此,普遍逻辑学说在其分析论中,正好与被人放在一般知性这个广义称号之下来理解的上述心灵力量的机能和秩序相应,所讨论的就是概念、判断和推理”^[2](第 134 页)。形式逻辑发展的完善性使我们有可能把知性看做“是一个自为自持的、自我满足的、并且不能通过任何外加的附件而增多的统一体”,并形成一个“先天知性知识的某种整体理念”^[2](第 60 页),从而保证先天知性知识的完整性。在这个知性的统一体中,包括作为规则能力的知性、作为将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的判断力和内在使用的作为原则能力的理性。纯粹知性的一切原理是可能经验的先天原理,在理论认识中是构成性原理,因此“知性和判断力在先验逻辑中有其客观有效的、因而真实的运用的法规,因而属于先验逻辑的分析部分”^[2](第 134 页),是真理的逻辑。理性理念的对象虽然超出于可能经验之外,我们不能获得关于这些对象的任何理论知识;但这些理念作为调节性原理,是有其在可能经验内的使用的,即调节知性,使之尽可能的追求自然知识的最大的统一性。这样,同样作为理论认识能力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就共同构成了先验逻辑(包括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中一般的知性,即康德常说的理论理性。理论理性中只有知性(规则的能力)是立法的,因为只有它提供出了构成性的先天理论原则,即纯粹知性范畴。

三、最狭义的知性:纯粹统觉或先验自我意识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知性的定义是层层深入的。就其与感性相对而言,知性是思维的能力,认识的自发性,用自己产生的表象即概念来思维感性直观,因而是概念的能力。但在知性的一般(形式)逻辑运用中,“对于这些概念,知性就不可能作别的运用,而只能用它们来作判断”;所以,“我们能够把知性的一切行动归结为判断,以至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作判断的能力”^[2](第 63 页)。形式逻辑通过分析过程将各种不同的表象纳入到一个概念之下,赋予各种不同表象以分析的统一性。但是,要把一个表象作为各种不同表象所共同具有的东西从这些表象中分析出来,就必须先把这个表象分别与不同的其它东西综合起来形成各种不同的各具有综合统一性的表象。先验逻辑的任务就是要把表象的纯综合带到概念之上。康德认为,这种纯粹综合是以先天的综合统一性为基础的,而为纯粹直观杂多的单纯综合提供统一性的是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这些范畴是建立在知性之上的,并且只是以这种

必然的综合统一的表象为内容。在康德看来,“同一个知性,正是通过同一些行动,在概念中曾借助于分析的统一完成了一个判断的逻辑形式,它也借助于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而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带进它的表象之中,因此这些表象称之为纯粹知性概念,它们先天地指向客体”^[2](第71页)。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同出一源,因此康德按照知性在判断中的逻辑机能与在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机能相一致的关系,从形式逻辑的判断中引申出范畴。

虽然范畴为纯粹直观杂多的综合提供了统一性,并且只是以这种必然的综合统一的表象为内容,但是范畴并不是这种统一性的根源,而是以这种统一性为前提和基础的,或者干脆说,范畴来源于这种统一性。因为范畴不能产生自身,而是建立在知性之上的,是知性为综合直观杂多而建立的规则。康德认为,范畴以联结这个惟一不能通过客体给予的、知性的自发性行动为前提,因为“一切范畴都是建立在判断中的逻辑机能之上的,而在判断中已想到了联结”;范畴的统一性就来自联结概念中蕴涵的统一性,而联结作为“杂多的综合统一的表象”,而又已经以统一性为自身的可能性前提了;所以,这种统一性只能到更高的地方,“亦即在那本身就包含着不同概念之统一性根据的东西中,因而在包含着知性的可能性根据、甚至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可能性根据东西里面”,去寻找^[2](第87-89页)。这个最高的根据或原理就是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即先验自我意识、纯粹统觉或“我思”。他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否则这表象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对我来说形同于无。而“我思”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也称之为纯粹统觉或本源的统觉,其实就是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其他表象伴随。我也把这种统一叫做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以表明从中产生出先天知识来的可能性”^[2](第89页)。“我思”、自我意识、纯粹统觉这三个概念,在康德那里是同义的,就其本身而言是抽象同一的,但作为活动又具有综合的本性。因此纯粹统觉的动态逻辑结构就是:“我的一切思维都是我的思维”,从形式上看这是个分析命题、同一命题,从内容上看,却以“我思”本身的综合本性为前提^[5](第153页)。所以“统觉的分析的统一性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2](第90页)。这样,统觉的必然的统一性使对纯粹直观杂多的先天综合成为必然的,而直观杂多的这种综合统一也成了先验统觉本身的同一性的证据。“统觉的综合的统一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都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其实这种能力就是知性本身”,“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的最高原理”^[2](第90-91页)。由此,最狭义的知性就是先验自我意识、先验统觉,就是自发性本身,它体现为判断的能力、规则的能力、运用范畴构成经验知识、形成对象概念的能力、给自然立法的能力,它遵循先验逻辑的规则。

统觉的先验统一性使一切在直观中的杂多都结合在一个客体概念中,是自我意识的客观统一性。这种客观统一性表现为判断的逻辑形式,一个判断无非是使给予的知识获得统觉的客观统一性的方式,这些方式就是诸范畴。所以“一切感性直观都从属于范畴,只有在这些范畴的条件下感性直观的杂多才能聚集到一个意识中来”^[2](第95页)。知识是对象符合于概念的关系,但知性不能直观,感性不能思维,知性与感性结合才能产生知识。而通过感性直观认识的是现象,不是物自体,因此范畴在事物的知识上除了应用于经验对象外没有别的运用。范畴是自然的必然合规律性的原始根据,这样,就是人在为自然立法,范畴就成为立法的规则;但范畴根源于作为知性本身的先验自我意识或纯粹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所以“人为自然立法”,就是知性通过自己产生的范畴为整个自然立法。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康德把知性定义为规则的能力,而不直接以先验自我意识或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来定义它。

知性作为规则的能力,充分体现了它的逻辑规范性。它所产生的作为规则的范畴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是自然规律的原始根据,用它们来规范感性直观才能产生经验或经验对象。范畴以之为根据的纯粹统觉、自我意识是绝对能动的自发性,即纯粹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活动,因而知性作为这种能力、自发性,又充分体现它的自由超越性。因此,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在知性这里有了某种统一性,超越的能动性是逻辑规范性的决定力量。然而,这种统一还只是外在的统一,知

性不是自发地产生出它的对象,而只是自发地去统摄和联结来自另一根源(物自体)的材料,因此并不能超越感性世界,而只是作为感性世界的形式框架,还陷在感性世界之中。所以康德不承认人的知性有自发地产生直观的力量,他把“知性直观”推给了上帝,这就把自由超越的创造力割裂了、限死了。

综上所述,康德知性概念的含义体现如下为三个层次:

知性 1: 广义的知性,指广泛运用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包括(广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遵循形式逻辑规则,适用于理论领域、实践领域甚至审美领域。

知性 2: 较狭义的知性,指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也就是理论运用中的整个高级认识能力,即狭义的理论认识能力(包括狭义的知性、判断力和理性),是产生和运用概念(范畴)的能力,涉及先验逻辑的先验分析论,也包括经验范围内的判断、推理(判断力和理性)(理性的内在的使用,理念只是知性的调节性原理,并不能获得理论知识)。

知性 3: 最狭义的知性,是最狭义的理论认识能力,特指先验自我意识、“我思”、纯粹统觉,来自物自体(我自体)。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 [德]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 [德] 康德. 实用人类学[M]. 邓晓芒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 [4] [俄] 古留加. 康德传[M]. 贾泽林, 侯鸿勋, 王炳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5] 杨祖陶, 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严 真)

Meanings of Kant's Conception of Understanding

YI Xiao-b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I Xiao-bo (1971-),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erman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meanings of Kant's conception of understanding embody at three levels: (1)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general sense, referring to the whole higher faculty of cognition used in the fields of theory, practice and taste, including general understanding, power of judgment and reason; (2)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comparatively narrow sense, referring to the theoretical reason or the speculative reason, including narrow understanding, power of judgment and reason used in the field of theory; (3) the understanding in the narrowest sense, referring to transcendental self-consciousness or pure apperception.

Key words: Kant; understanding; the higher faculty of cognition; pure apperception